香港連繫研討會

2013 年 1 月 25 日

懷抱天下：環球視野中的香港，公元 500 — 2013

劉智鵬博士

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、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

本來是很長的歷史，由公元 500 年到今天，但幸好剛才葉教授已講了戰後的香港，等會在該段我可以少講些。

爲何從公元 500 年開始呢？如果大家去過屯門，知道那裏有一間青山寺，裏面有一位杯渡禪師，到今天，他仍然是一位傳奇人物，不知是真是假，但言之鑿鑿，說他來了香港的屯門。那時候，香港可以說是古代中國與世界接軌的前緣。公元 500 年，這位杯渡禪師由北方來到屯門，他是來自西域的人，來到香港之後，再經水路向南，之後便不知所踪。他的到來，與其他在新石器時代到公元 500 年曾經出現的先民一樣，來了又走了，去向無人知曉。唯獨是這位杯渡禪師，被記載下來，認定在這裏有很多活動。

我們去理解這段歷史時，當然不可以單從表面去看。原來那個時候，相當於南北朝時期，中國經已與西方有海路交通，今天我們一般稱之爲海上絲綢之路，當時主要的貿易夥伴爲阿拉伯。香港正好在中國南面的海邊，成爲中國與世界接軌的前緣地域。

從一些歷史文獻記載，如何重新塑造香港作爲中國與世界接軌的一點呢？在唐代的一本史書《唐會要》中，記載於開元 24 年，即公元 730 多年，在廣州新設了一個屯門鎮，派了 2,000 人駐守。屯門鎮的位置就是今日的屯門，屯門此名是相當舊的。爲何要派 2,000 士兵駐守呢？這是一段相當奇特的記載，肯定是那裏需要 2,000 士兵來防衛，但防衛甚麼呢？如果是一個漁村或圍村，自己防衛便可，爲何要 2,000 士兵呢？其實在一千幾百年前，香港已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據點，因此需要軍隊在此駐守，保護商船，以及監察商船，確保他們繳付關稅。在宋代一份文獻清楚指出，當時西方來的商船，去到一個三佛齊的地方，亦即今天的印尼；然後再往北。它說：其欲至廣者，入自屯門。如果要到廣州，要經屯門前往。這解釋了爲何有 2,000 士兵駐守屯門，亦解釋了爲何有一位杯渡禪師來到屯門這個地方，然後可以在香港史上記載他的名，一直流傳下來。

看看這幅圖，這是大概唐代以後海上絲綢之路的路線，船經非洲最遠可以去到羅馬。這裏就是三佛齊，一直向上穿過海南島。中國當時有兩個商港，由唐代之後，一個是廣州，一個是泉州。現時內地學術界仍在爭論那個才是第一個港口，泉州說是自己，廣州亦說是自己。根據多數的證據顯示，廣州的歷史比泉州長很多，特別是到明代之後，泉州因爲政治關係受到打壓，所以明清只

剩下廣州。因此，屯門這個地方，應該是在唐代之前，已作爲水路入廣州的落腳點。爲何要在此落腳呢？看看這張衞星圖，這是香港，這是屯門，這是澳門，還有甚麼斗門、崖門等，全部是珠江出口，包括虎門，都是一些海口。今日我們講屯門，剛才葉教授已說過屯門是一個新市鎮。有些住在香港島的人覺得屯門很偏遠，實際上，當時的屯門是地域的中心點。這邊珠江的海口，因爲珠江流出的水帶有沉積物，水道西面的海床很淺，早在唐代，當時的商船已知道此情況，所以他們來的時候，全部都靠在珠江的東岸行駛。在靠東岸行駛時，其中一個主要地標是大嶼山，船來到大嶼山，就會經大嶼山這個位置上去，當時的稅關亦在這裏。迪士尼當初興建時，亦在水下考古發現很多唐宋時期瓷器碎片，證明這是航道。

爲何與屯門有關呢？那是由於季候風的關係。船靠風力航行，需要一個地方等候合適的風向。屯門還未變成新市鎮前，中間是頗深水的海灣。由唐代開始，所有商船在廣州載滿貨物，便駛至沙灣天后廟酬神，然後等候適合的風才返回原居地。這解釋了爲何唐代時需要在屯門駐兵 2,000 人，就是因爲有很多商船，怕被海盜打劫。另外，商船亦要按著所載的貨物去繳交關稅。因此，香港在很早之前，在公元 500 年以後，已經作爲中國與全世界交接的邊緣上很重要的一個點，一直到明清兩代都是這樣。因爲當時的船都用風帆，直至有 steam boat 出現，就改變了這個情況。

鴉片戰爭是改變香港近代命運很重要的歷史事件。當時按照中國的看法，鴉片戰爭是英國對中國的挑釁，有領土的野心，但事實並不是這樣。實際上，英國在鴉片戰爭之前，已和很多西方國家在中國經商，其中最重要的商品是鴉片。鴉片的買賣最初並沒有引起很大問題，但後來因買鴉片而流失的金錢愈來愈多，所以才有燒鴉片的事件，這與禁毒並無關係，完全是由於經濟問題。

英國戰勝後要了一個地方，叫香港島。大家都知道，英國最初想要的是上海的舟山群島，後來因爲路途近而要了香港島。但要了香港島有甚麼用呢？其實並無其他用途，只是作商業用途，作爲與中國貿易的一個平台。英國需要一個地方，就好像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，要有一個地方落腳。當時中英對事情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別，在中國的角度來看，香港只是普天之下南海一個很小的地方，相對於大英帝國在遠東的一個商港，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所以，英國在最早期從來無打算將香港作爲一個殖民地來管治，因此對中國人根本不理會。它只關心這個落腳點可否成爲一個商業基地，所以一上岸，就馬上規劃，規劃一個維多利亞城，就是今日中環的地帶。這個地帶甚麼都有，有碼頭、銀行、保險公司、政府機構，以及海軍，全部齊備，只是爲一種服務，就是方便英國和歐洲，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投資者，在香港作爲一個與中國貿易的基地。

同時，英國爲了方便操作，一開始時便將香港定爲一個自由港，完全是喜歡來又可，喜歡走亦可，完全無限制，因此同時吸引很多中國人來營商。所以自 1842 年以來，香港社會一直以商業作爲操作的理念社會。在香港實行自由貿易，吸引歐美、澳洲、日本等的商人全部都來了。中國人很聰明，知道在這裏甚麼限制都沒有，錢來得容易，走得容易，決定也來營商，所以很多以廣州爲基地的商人，也將他們的貿易生意搬來香港，叫南北行。爲何叫南北行呢？他們是將北方的貨物轉運到南方，南方包括東南亞、澳洲等地方，甚至去到歐洲及美洲，然後將船載運一些那些地方有的、中國大陸無的貨物返回北方。南北之間，香港正正就在中間。香港當時就在英國的打造下，變成了一個商港，有相當多的船進來。大家可以看看當時海港管理的紀錄，船舶的增長非常快。早期的黑白照片亦可看到，維多利亞港全部都是船。有了南北行之後，一些香港人由於懂一點英文，又有本地網絡，便做了本地洋行的買辦，同時亦有自己的生意，其中最有代表性而又爲

人熟識的有何東。這班商人其實各自精彩，他們是將中國商業以西方商業元素推動的第一批人物。

往後，我們發現香港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。很多經香港走出去的中國商人，他們很著意將一些西方的，或者較現代的營商經驗帶回香港。譬如最顯著的是當時的四大公司，由先施公司開始，馬應彪去澳洲，發現澳洲人經營百貨公司的手法，在香港從未見過，就是不二價。原來，當時中國人做生意是無標準價錢的，喜歡多少就開個價，然後還價，但他們發現其他地方並不是這樣的，它們先把貨物標好一個價錢，而且若客人覺得不合意的話，亦可回來更換。另外還有服務員，馬應彪連太太亦請出來幫忙做售貨員，穿得漂亮去招呼客人。即是說，他們將世界的營商潮流和經驗引入香港。先施之後還有永安，都是這樣經營。香港其中一間最有歷史的華資銀行 — 東亞銀行，創辦人之一簡東浦特意往其他國家，如美國、歐洲等，參考當地銀行的經營方式，然後將這種經驗帶來香港，用於東亞，尤其是當時，即 20 世紀，他鼓勵銀行的員工修讀英國的課程，以取得專業資格。這種全球視野，在 1842 年後慢慢地在香港累積發展出來。換句話說，早期的香港經已與世界緊密連接。

另外，香港是一個航運中心，在鴉片戰爭後不久，成爲了中國一個「賣豬仔」的轉運港，後來改爲在澳門。這一批所謂華工，經過香港或其他地方，主要去了北美，在若干年之後，很多華工都百年歸老，想回鄉下歸葬，這個過程是非常壯烈，當中是由一間民間機構 — 東華醫院，促成此事。由 19 世紀晚期至 20 世紀中，東華三院的義莊，是全球華人回鄉安葬的一個集散地，全球的航運公司都與東華有連繫，然後安排棺骨運送回來。大概於五、六十年之間，有超過十萬以上的棺骨經香港運回中國各地。今日我們仍研究此問題，仍未是時機向大家報導此事。肯定的是，當時全球最龐大的遺體轉運工程，是在香港發生。

現代香港有一樣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移民在戰後南移的過程。不單止廣東省、東莞的人，是全中國無論那裏的人，一有炮聲就向南走，由黃河、長江等，一直走到香港。其實，最早期的香港社會，裏面夾雜了很多不同鄉籍的移民，大家說不同的語言。譬如大家熟識的蔣震，是山東人，到現在廣東話亦講得不太理想，但他可以在香港生存，在這裏創業，在這裏發展他的事業，其實這就是當日大家困在很細小的空間，同舟共濟，用不同的語言習慣，一同互相扶持，建立了一個家園。這裏我們可以看到 connectivity，是香港和內地的關係，是通過個人，譬如由山東來的、由東北來的，他們個人與自己的家鄉有一條線連著，從而成爲香港與內地很重要的連繫。

這照片是中英街，是當時戰後形勢的發展。1949 年後，這裏是世界上其中一個將不同的國家地域、意識形態、價值觀分開的一條線。這些界線有柏林圍牆、韓戰後分開南北韓的三八線，還有一條就是在我們旁邊，但我們不太注意到的，就是中英街。這條是於冷戰時期將西方的資本主義和中國社會主義分開、一條很短短的、大概只有 200 米的一條邊界。可以看到，這裏的邊界是由一條界石來做分隔。這是一張 49 年拍的照片，一名外籍警官，和當時接管了深圳的解放軍的軍官，身上仍穿著國軍的制服的，腳上一雙籃球鞋。這塊界石，今日仍然在這個位置。當時這就是邊界，一邊是華界，一邊是英界，中間分開的界是空氣。這種奇特的分界在柏林圍牆，在三八線，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。這說明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和命運。

命運是如何呢？剛才我們談到新移民的第一代兒童，當時並沒有公園等設施，他們只能到屋頂玩耍，就在鐵皮屋頂跑來跑去，放風箏等。他們的父母是操不同的方言，這些兒童則講一種語言，就是廣東話，這就是融合的過程。因爲這樣，後來其中一些屋被燒毀以後，便將他們送往徙置區。1953 年石硤尾大火是一個奇蹟，一場火將所有屋燒光，有六萬人無家可歸，可是一個人都沒有死，是否奇蹟呢？這就是不同語言、不同鄉籍的移民，大家守望相助，你帶一張棉被，我帶一個火水爐逃生，就這樣，一起走了出來，之後搬到徙置區。這照片是某個徙置區第五座旁的一幅空地，當時還未有食環署，大家靠自己的勞力賺取有尊嚴的生活，相當和諧的，雖然間中會有一些爭吵。後來政府認爲這種生活環境不行，應人道主義些，便由徙置區變成公共房屋。蘇屋邨是相當值得紀念的，蘇屋邨是由設計師 Eric Cumine 所設計。有了這個之後，我們便知道一個很重要的數字，就是人口。

人太多，如何是好呢？ 60 年代，我們碰到一個問題，就是水塘裏的存水不足夠供應給這麼多人口，爲了解決此問題，便需要找東江水。1965 年是第一期的東江水工程，當時水管仍未接駁到香港，只是由東江去到深圳，那時深圳到香港的一段仍在建造，所以就選擇在船灣建淡水湖。爲何選址船灣呢？因爲船灣最接近供水管道，可由那裏泵水進去，這就解決了香港的問題。除了解決食水，還有工業用水，工業也需要用大量的水。

除了食水，還要糧食。當時香港的農產無法支撐本地約 300 萬的人口。由 60 年代到 70 年代，香港人口大約爲 300 萬至 400 萬之間。香港從未曾做過研究，以了解在這 1,1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靠耕作及打魚可養活多少人。不過日本在攻打中國前曾做過研究，他們走訪全中國，並就香港做了一個研究，結果顯示這裏只適合 60 萬人住，超過 60 萬人便生存不了。因此，日本於 41 年攻打香港時，因香港人口達 160 萬，日本便盡最大努力趕走這些人，或讓他們自行離開，務求令香港只剩下 60 萬人口。後來我們發現，當人口去到 300 萬至 400 萬時，即使整個新界加上整個海域，也不足以解決食的問題。那如何解決呢？62 年開始，每天早上中國有三班火車，由上海、鄭州、武漢將鮮活食品，包括牛、豬、鷄、蔬菜等運來香港，這解決了香港副食品供應的問題。有數據顯示，1960 年初期香港的豬農，包括在寮屋區的山寨豬場，一年總共可生產 60 萬頭豬隻，但數量不足以供應香港市場，於是只可以用此方法解決。這張圖是當時火車準備由上海開出，下面的是鄭州。

再下面的題目是 Made in Hong Kong，葉教授經已講過，所以我不再講了。總結一下，香港從一個農村漁港，經過百多年的演變，變成了今日的國際都會。這其實並不完全是香港本身的成就，而是因爲香港的位置，剛好處於世界很多事物的中心點，我們就借助了很多經濟活動的流動、人的流動、以及其他各種的流動，當中擔當了推動者或促進者的角色，今天的成就，是世界互動的成果。

香港人最初是旅港、僑港，及後以港爲家。即使如此，我們一直與世界保持緊密的連繫。香港人從這個世界經驗中學習。香港人是很特別，在華人社會中是最特別的，我形容是唯一可以從根本處改造的華人社會。爲甚麼呢？你會發現，如果與內地的朋友來往，他們的做事方式與我們有很大的分別。我們遇到一件事情，會想這件事情如何以事情去解決。內地的朋友遇到一件事情，他會想應找那一個人去解決。這並不是說內地的人有問題，因爲這是中國歷史一直遺留下來的傳統。香港就在中間，因爲我們並不貼著中國歷史，我們一直向前走，與世界接軌，因此我們用了

一個世界人的方式去處理事情。以我們過去的環球視野和經驗，我相信對香港未來的發展，應該有重大的參考價值。

多謝各位。